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膳錄舉人<sub>臣</sub>秦

楊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三

宋 楊簡 撰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覯閔既多  
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

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柏舟喻君子堅操不肯轉而從小人呂氏曰如舟汎汎無所依泊毛傳曰非我無酒可以教遊忘憂也我心匪鑒固不能如鑒之照物豪髮靡遺獨不可以如茹之通連通知兄弟之心乎自責已無智不能知人也非無兄弟惟不可信據爾言兄弟之心難知也初信兄弟之言故往有所愬忽逢彼怒方悟為兄弟所誤也彼君也兄弟比肩同朝者也下章所謂羣小者

是也婚姻亦可以言兄弟朋友亦可以言兄弟鄰國  
亦可以言兄弟凡相親近皆可以言兄弟易曰拔茅  
連茹於兄弟取喻為切石雖堅重而猶可轉我心斷  
不可轉而從邪也匪席之喻申言此意也威儀棣棣  
日用云為奚可雜義利而行之致可選擇也君子義  
以為質其不可雜如此憂心悄悄見愠于羣小覯遇  
憂閔既多受侮亦不少辟拊心也操拊心之聲也雖  
憂苦如此而正心也孔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曰

何居歐陽氏曰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猶言日朞月  
削也此心憂鬱不可為喻如衣夫不澣積垢之衣靜  
思欲奮飛而不能也毛詩序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  
遇小人在側此猶未甚害於道至曰言仁而不遇也  
意止於不遇而已沒詩人之正心正心道心也斯其  
不可歟詳觀詩情憂鬱不通道心變化天地晦蒙日  
用不知故聖愚不同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

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  
古人俾無訖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  
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  
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差楚佳切又於宜反補音于野上與切左氏傳童謡  
曰鵠鵠之羽公在外野穆天子傳王荅謡曰萬民平  
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司馬相如賦潏決  
之野與浦叶揚子雲太僕箴野與魯叶曹植閑居賦  
野與字叶徐鍇亦云埜經典只用野上時掌反補音  
南尼心切白虎通曰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也說  
文以羊得聲羊音荏徐鍇繫傳曰毛詩或用南為荏



音陸雲喜霽賦南與音叶唐柳宗元貞符南與心叶  
淮西雅南與音叶裴處士墓銘南與君叶任亦林反  
補音淵一均切楚辭招魂淵與仇叶急就章更卒歸  
誠自請因司農少府國之淵班固東都賦淵與玆叶  
又與鱗叶與勤叶又與新叶兩與根叶無非縈年切  
者 夷考是詩宛然有莊姜送戴嬌之狀戴嬌陳女  
陳在衛南故曰遠送于南以關雎之詩而不曰太似  
則是詩固不必定指而一篇相送之情哀傷不已之

意念仲氏之善塞淵溫惠皆正也善也至今讀之使人閔傷之心隱然以生而非邪僻也嗚呼三百篇一旨也有能達是則至正至善之心人所自有喜怒哀樂無所不通而非放逸邪僻是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送仲氏之歸如燕飛去差池其羽李曰不齊鄭箋曰戴嬌將歸顧視其衣服毛傳曰飛而上曰頽飛而下曰頽車上下阪其似歟其將歸也出入前却似之與下上其音輪音隨車上下歟其話別感

激語音大小歟毛傳曰仲戴媯字也周禮六行孝友  
睦婣任恤任者任人之事歟仲氏每任其事親信之  
至故首言之塞實無偽淵靜不撓溫惠終久淑令謹  
慎以思及先君之故其別也勗勉寡人然則寡人莊  
姜自謂歟先君莊公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

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  
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乃深惡無禮之詩正也故聖人取焉而諸儒謂  
之人者莊公也毛詩序謂莊姜遭州吁之暴傷已不  
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猶未害於義也傷之而已猶  
之可也而詩曰德音無良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報我  
不述惡之甚也非所當施於夫也非莊姜所當施於  
莊公也施於莊公則悖矣施於州吁可也且之人猶

不敢明言之諸儒拘於序遂入於不義使歌此詩者  
以之人為莊公歌之豈不長傲慢不敬之心乎甚不  
可者觀此詩正不必究知之人為何人惟見無禮悖  
亂之可惡豈不正乎居諸語助釋見柏舟人至於窮  
極則呼天日月照臨猶呼天云逝豈誓之訛耶誓不  
以古人之所處處我今世語曰處置曰處分曰區處  
曰相處曰處事誓有決意無道之甚國有危亡之勢  
何能有定若能有定寧不我顧不顧我害及一人不

定則國亡矣報云者父母養子子當報也胡能有定  
使我可忘忘者不憂思也定則可忘矣父兮母兮畜  
我不卒非怨父母也困窮及此今婦人窮極呼號亦  
間有此言不迷不循常禮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教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  
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  
不寐願言則嚏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  
懷

補音靈陵之切說文以狸得聲顏延年荅謝靈運詩  
靈與睽叶來陵之切釋文亦云古音梨春秋公會鄭  
伯於時來杜預曰滎陽東有釐城釐音來漢書劉向  
傳引我釐麴如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之類  
今人尚能知之思息慈切茲子之切廣韻集韻同  
終風惡其暴亂無禮之詩正也毛詩序謂衛莊姜遭  
州吁之暴見侮慢之詩諸儒不悟無邪之為道故曲  
推其義失之矣終風終日風也靈雨土也曠陰晦也

不日不見日光也。虺虺其雷，暴厲之音也。皆喻昏亂暴戾也。忽惠然而來，而終無禮顧。我則笑謔浪笑，教中心惟自傷悼而已。若是則不如不來之愈也。故曰不如一切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憂思也。憂思不安之甚，至于不寐而寤，言語助也。俗云：人言人嚏，今我言汝願，汝則嚏也。又曰：願汝懷念我也。鄭箋云：今俗人嚏云：人道我。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



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予以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鏜土當反漕音曹補音兵晡茫反左氏傳晉趙鞅之  
占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荀卿  
賦篇貳兵與疏堂叶秦東觀刻石三句入韻戎兵與  
六王叶會稽刻石甲兵與自彊叶史記龜策傳甲兵  
與元王叶揚子雲并州牧箴兵與荒叶南行戶郎切

按韻補尚有左氏傳載夏書云有此冀方今失其行  
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曹植夏桀贊夏道既衰生此桀  
王婉嬖是嘉政  
違五行云云荀卿賦篇禮儀之盛行與詳叶楚辭

蜚局顧而不行與卿叶歷吉日今余將行與糧叶命  
蹇遭而不能與將叶史記龜筮傳風將而行與黃叶  
百姓莫行與詳叶熒惑退行與亡叶古行止之行皆  
戶郎切詩二十有五無叶何庚切者艸勅中反補音  
勅衆切潘岳悼亡詩周旋忡驚惕正用此讀竊疑方  
今言心忡之用切心憂惕而動也廣韻集韻不見此

字殆即仲字補音馬滿補切說見漢廣下後五切說  
見采蘋契驅曳反說爰厥反 毛詩序曰擊鼓衛州  
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  
勇而無禮也毛傳曰漕衛邑鄭箋云或役土功於國  
或修理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伐鄭左傳云州吁使  
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  
陳蔡從是平陳與宋也不我以歸知其必敗憂死亡  
也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是行無有歸期憂

心中忡忡焉我之南行不知於何所居耶於何所處耶  
於何喪馬耶馬喪則人亦俱喪矣欲求我尸往往在  
林下諸儒皆曰契濶勤苦也雖孔疏諸儒參定亦無  
考據然則勤苦之義特意之爾蓋謂軍伍誓約必推  
其勤苦之意今謂與室家訣別則契者合也濶者濶  
遠也婚姻之初親愛誓者其死其生其合而共處其  
遠而濶別其相愛相悅之心有成而無虧有一而無  
二又執子之手而言曰與子偕老矣于嗟今之濶別

國亂君必敗將不我活矣洵婢之訛也韓詩作曼曼  
亦婢也閔其妻將婢獨將不得信我本初偕老之言  
信音薪案集韻婢即梵字又集韻洵音荀揮涕也用  
此音義則不必改字矣補音信斯人切班固幽通賦  
苟無實其孰信叙傳虔其忠信包漢舉信歐致越信  
張衡思元賦啟金滕而乃信顏師古皆音新白虎通  
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

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  
七人母氏勞苦晝晚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  
心

補音南尼心切說見燕燕下後五切說見采蘋人  
畏暑喜風故南風人樂人謂之凱風棘難長養者心  
堅尤其難者子以自喻以凱風喻母泉在浚下猶為  
邑人所汲資以生養今七子而不能養母子自責也  
黃鳥好音猶能悅人今七子而不能悅母而慰安之

皆其子自責之辭毛詩序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  
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  
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此成其志一言大害義大失孔  
子本旨孔子自取其自責之孝心爾況未必果成其  
嫁志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  
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

臧

毛詩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  
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君不可  
以言刺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毛傳曰雄雉見雌  
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方公為淫亂我已念之於懷  
矣夫婦相與謀知其必亂宜去之猶豫未決今果罹  
其患大夫久役夫婦阻隔乃我自詒此阻隔也毛傳  
曰詒遺也鄭箋云下上其音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



人毛傳曰展誠也夫久役婦思之不已又思其平時  
誠實之德故曰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此言君子誠實  
亦猶殷其雷婦人稱其夫曰振振君子皆稱其夫之  
善也卒章告衆君子曰豈不知德行心不忮離不求  
欲則何用而不臧善其意深譏公心忮多欲故淫亂  
故好攻戰故勞民久役故男女怨曠凡百不善言之  
不足也毛傳曰忮害也取義未安字從心從支夫由  
本心以往則正而已無意無欲不由本心而支焉則

離正而入邪離無意無欲之正而入於淫欲欲則有所求矣此其未流致害雖多而收之本義支而已矣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靜止安止而應雖有視聽言動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非動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彌濟盈有鶩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雖雉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

友

揭苦例反然協涉韻則宜挈子二音瀾彌爾反鷺以  
水反補音軌舉有切車轍也說文以九得聲太元銳  
首軌與醜叶裝首軌與適叶永首軌與後叶適天口  
切旭許玉反又呼老反補音否補美切秦琅邪議各  
守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郤正釋譏聞  
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美亦獻可  
而替否張衡西京賦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

擘肌分理

按原本無西京賦四句今從韻補增入

毛詩序曰衛宣公

與夫人並為淫亂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  
見魯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  
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魯果以莒人先濟此詩  
言苦匏雖不材刳其中則濟可以深涉其次則深亦  
可以履石而渡淺則可以揭衣而渡皆不至於溺沒  
而公與夫人沒溺於淫慾曾不若苦匏與厲者揭者  
釋文厲說文作礪履石渡水力智反又音冽揭褰衣渡水

也今所濟瀾瀾其盈雉驚然其鳴牝牡相求不顧禮  
義之不可情動意決妄曰濟盈不濡軌甘心陷溺昏  
禮奠生鴈行事必昏昕旭日始旦昕也禮冬合男女  
故曰迨冰未泮禮有儀有時明君夫人之不然不敢  
正言以小喻大以士喻君舟子招招人咸趨涉我則  
不涉卬我也毛傳亦云我音之輕清者為卬歟我涉  
必須友至乃涉此喻非其匹類不可相從必夫婦之  
正而後可也孔疏云旭者明著之名說文旭讀若好

字林呼老反補音友羽軌切其說見關雎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  
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  
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  
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  
能愾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

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  
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  
暨

怒補音云漢酷吏傳無值甯成之怒元后傳曲陽最  
怒賈彪傳偉節最怒皆上聲葑浮容反菲妃鬼反死

補音想止切救補音云漢谷永傳以救為掾集韻掾

居尤切售補音時周切樂府隴頭水歌將頓樓蘭膝

按原本膝誤  
膝今校改

就解郵支襄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

韓愈送劉師服詩齋材入市賣貴者恒難售豈不畏  
憔悴為功忌中休 毛詩序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  
昏而棄其舊室爾雅云東風謂之谷風為義未安爾  
雅差繆多矣據春秋元命包雖知其為孔子以前之  
書後學妄意推尊以為周公孔子子夏共成之不可  
信也其書則古矣古人豈一一皆聖人皆無差失耶  
其是者從之非者勿從可也謂誓詰為謹謂愷悌為  
發謂諧為曾謂谷風為東風此類不可殫舉風之來



也遠人惟見其自山谷而至故曰谷風歟不然谷者  
或穀字之訛如穀雨長養穀苗之風乎習習則和也  
陰陽和則雨雨則先陰陰雨喻夫婦之和今為夫所  
怒而出故思昔日之和如習習之風如陰如雨今縱  
不見說亦宜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葑須也芥也菲芴  
也蒿類也爾雅云須葑蓀孫炎云須一名葑蓀坊記  
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  
州或謂之芥方言藟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藟齊魯謂

之菴闕西謂之蕪菁趙魏謂之大芥爾雅云菲芴也  
郭璞云土瓜也孫炎曰菴類也爾雅又云菲蔥菜郭  
璞云菲土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  
菲似菴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  
可作羹河內人謂之宿菜毛傳曰葍須也菲芴也二  
菜蔓菁與菴之類也坊記引此詩承仕則不稼田則  
不漁之下則采葍采菲無并取其下體也下體謂根  
拔其本根喻已見棄而出也追念夫婦相好之初誓

同死生此德音也今莫違昔日之德音而至於此也  
怨辭也哀辭也見出而歸其行遲遲心若有失其戀  
戀茫茫之狀如此畿者故商王之畿其名尚存也去  
畿伊邇不遠也何不薄送我至于畿乎而截然棄絕  
不相送也諸儒謂畿為門內者亦無所考據非當時  
之辭情釋草云茶苦菜爾雅多差誤未必然古書有  
茶而無茶後世始有茶字茶雖苦而甘或者謂即茶  
爾叢低草類誰謂茶苦比我中心之苦則茶猶甘如

薛也爾安于新昏如兄如弟我如渭水之清自謂初  
昏得禮之正新昏如涇水之濁謂失其禮非正也涇  
渭並流雖為涇濁所侵而渭水常湜湜其汴其清自  
若也爾雖新昏是宴不肯輕用我以用也屑猶輕也  
言爾不肯輕易使我與毫末家事其情欲舊婦不安  
而自去也歐陽氏曰母逝我梁母發我笥言棄妻將  
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  
事乎閱視也我躬尚不見視我去後豈恤我之梁笥

乎此賤者魚梁魚筍皆其棄妻所為深則方以筏或  
舟淺則泳之歌詠而涉或如游翫而涉棄妻自言勤  
苦之切也何有何無謂日用所需之物或有或亡我  
勉力求之且凡民有喪猶匍匐救之夫婦至親乃一  
旦斷棄若不相念不能惱養我反以我為讎怨我有  
德善既阻遏之是特意阻之是以雖強賈賣終於不  
售昔之育子也惟恐養育之道窮竭鞠窮也蓋為長  
久計及今爾顛覆淫於新昏則我既生育子姓於爾

家既漸長矣乃比予於毒如毒之可畏而棄之旨美也蓄聚也蓄聚美物以禦冬月乏無之時今爾宴於新昏但以我禦窮苦之時一如旨蓄禦冬言初昏時窮則知今財用足不窮矣人情溫飽則易生縱肆洸洸其武潰潰其怒肆勞也堅盡也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念昔者予始來之時止息從容情好之美毛傳云堅息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鄭志云渭在東河涇在西河婦

人既絕去至涇而云也箋云絕去所經見小渚曰汴  
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有狐云在彼淇梁侯人云維鷗  
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鷺在梁王制云獺  
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鄭司農  
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闕空以笥承其空是詩刺邪所  
思無邪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  
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郭璞云言至微也鄭箋云式發聲鄭義亦未安式更也方言有之更微更微意曰直至如此微乎而疊言之式有敬義有法義有更義鹿鳴嘉賓式燕以敖南有嘉魚嘉賓式燕以樂以衍綏之又思斯干式相好矣節南山式夷式已式月斯生式訛厥心小明式穀以女楚茨式禮莫愆車牽式燕且喜式燕且譽式飲庶幾式食



庶幾式歌且舞角弓式居婁驕皇矣憎其式廓民勞  
而式弘大蕩式號式呼崧高式遄其行時邁式序在  
位召誥式勿替有殷歷年君奭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畢命式化厥訓立政式敬爾  
由獄茲式有慎皆訓更也式者車前第二橫木故有  
更義中露露中也謂嘗曉行露濡衣履泥中者雨行  
或雨霽而行泥濘之中皆言勞苦之狀毛傳謂中露  
泥中皆衛邑未安鄭箋孔疏亦無所考證王氏亦不

以為衛邑但其說亦鑿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補音節子悉切說文以即得聲周易失家節與失叶以中節剛柔節與實叶亦不知節與吉叶太元守此節與一叶守其節與鄰叶誦其節與術叶季布叙傳

節與栗叶郭璞客傲節與跡叶木華海賦節與質叶  
久舉里切秦嶧山刻石三句入韻久與起叶宋玉招  
魂久與里叶史記語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  
一事無表裏易林坎之萃長久與福祉叶子即里反  
裊由救反毛詩序曰狄人逼逐黎侯黎侯寓于衛  
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爾  
雅釋邱曰前高旄邱按字林作疊邱毛詩傳曰前高後下曰  
旄邱誕濶也鄭箋云叔伯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

臣子久寓于衛登旄邱之上而見其葛節之踈濶因託以起興鄭曰衛人於君事疏廢也處即今俗所謂處置也必有以相與也何其久也久而不聞所以相處相與者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怨而不迫也呂氏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蒍曰狐裘蒙戎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之臣子流離失

所故瑣尾也。裛飾貌。充耳盛服用以塞耳。吾流離瑣尾如此。而衛大夫盛服而過。如用充耳塞耳而不聞知也。至是稍譏切之。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日之方中。二句云。時祭習舞。以日中為期。碩人在前列上。

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俱具德容也鑰  
論云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  
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  
能見况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必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嬖彼諸姬聊  
與之謀出宿于涕飲餞于坭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  
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  
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按坭字  
從韓詩

思息茲反茲子之反廣韻集韻同謀補音謨杯切周

官媒氏鄭注云媒之言謀也老子其安易持其未兆  
易謀苟卿成相篇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  
又曰主好議論必善謀莫不理續主執持屈原天問  
爰謀與揆之叶哀時命深謀與逮之叶賈誼鵬賦謀  
與時叶揚子雲廷尉箴謀與基叶每見人語音亦有  
謂媒為眉者則尤叶也氓詩謀與絲叶涕子禮反坭  
乃禮反毛詩作禰釋文云韓詩作坭姊將几反害補  
音瑕猗切二子乘舟同漢夏侯叙傳害與世叶王粲

阮籍誅害與滯叶 必者深遠未能遽達之謂也淇  
者衛國之水也泉水必矣亦流于淇我為衛女而不  
得歸衛乎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故與同嫁諸姬聊謀  
歸衛古者嫁於諸侯非獨女有姪娣焉聊之為言非  
必歸之辭也心知其不可姑與之謀恐或有可歸之  
道也嬖婉美之貌涕垢干言皆嫁時所經之國地名  
毛鄭亦云衛女思歸之切曰安得出宿于涕乎飲餞  
于坭乎又念女子有行既遠父母兄弟矣義從夫家



矧今父母終惟諸姑及伯姊在雖有兄弟義難歸寧  
惟可致問姑姊人心不忘本嫁女終念其父母家又  
思安得出宿于干乎飲餞于言乎毛傳謂祖而舍輶  
飲酒於其側曰餞蓋取諸聘禮記出祖釋輶祭酒脯  
乃飲酒於其側此詩飲酒殆未必然釋輶為始行此  
兩章皆先言出宿次言飲餞非事情殆如後世親屬  
或宗婦餞送之乎詩三百豈一言一事盡從古制惟取  
其大體所在思無邪爾抑柏舟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異乎酒誥之義矣燕燕仲氏之歸夫人遠送於野亦豈  
沿古常禮堯典畧有賓餞之義禮經未覩婦人之儀毛  
傳意度不合詩情毛傳曰脂牽其車孔疏曰脂車設牽  
釋文曰牽車軸頭金也車牽云間關車之牽兮毛傳曰  
間關設牽也以脂塗之為滑易也據疏則不止於脂其  
牽或疑獨脂其牽而文曰載脂載牽豈脂其牽乃設其  
牽歟登車出門而就道必回還而折邁往也言語助也  
遄速也臻至也鄭箋曰瑕有過也呂氏曰不瑕有害謂

歸衛不為過差有害也此意其或可之辭也而終於不敢往故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爾雅釋水曰泉歸異出同流肥鄭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欲乘車出遊以寫除我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  
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推我已焉哉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門補音眉貧切荀卿成相篇門與根叶

按原本根誤作根

賦篇

門與神叶

按原本神誤作補

楚辭九章門與貧叶司馬相如大

人賦門與根叶揚子雲河東賦門與頻叶張良叙傳

門與心叶宴其矩反艱補音居銀切釋名艱謹也

按原

本槿誤根

周官以恤民之艱阮鄭注云故書艱為槿崔駰

大理歲艱與人叶馮衍顯志賦艱與絃叶陸機贈弟

詩艱與辰叶柳宗元閔生賦艱與陳叶詩則憂苦

而一歸之天此正心也不思而忽發不勉而自中道

也而毛詩序止言其不得志非孔子本旨也殷殷者

隱隱也鄉音輕清故曰殷殷亦猶殷其雷之殷此北

門陸亦音隱然皆如字可也爾雅釋言云窶貧也窶

蓋貧之狀也毛傳曰適之埤厚也鄭箋云國有王命

役使之事鄭義未盡何必於有命凡事之涉於王朝者皆王事也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謫我毛傳曰謫責也敦厚也遺加也韓詩說云敦迫也遺與也猶加也授也已焉哉猶俗言休休謂之何哉何言也張氏曰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毛傳謂北門背明嚮陰鑿矣適猶來也王事惟來我所不知彼也鄭云言君政偏已兼其苦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徐既  
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徐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  
車其虛其徐既亟只且

按徐字  
從爾雅

行補音戶郎切說見擊鼓徐毛詩作邪毛詩箋云邪  
讀如徐爾雅作徐亟紀力反只音紙且子餘反北風  
其喈喈音有箕有菱詳見葛覃不敢言威虐而言  
北風雨雪怨而不露也其惠順於我而好我者相與

攜手同行而去之乎其謙虛其舒徐今盡轉而為急  
亟之行矣衛國並為威虐如此豈不可畏惡得而不  
去三章之終同此一辭者深念夫何之稱賢者今盡  
變矣既盡也其不得已而去者以是之故也又不赤  
者非狐既為狐矣無不赤者不黑者非烏既為烏矣  
無不黑者既為衛國之臣矣無不威虐者或同行或  
同車去者之衆也毛詩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  
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劉氏曰嗾風聲



也孤鳥隱言意同雨雪怨而不過怨之正也孔子曰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嬋  
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  
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傳曰靜貞靜也姝美也呂氏曰城隅者後宮幽閒  
之地處於幽閒而待進御君雖愛之而不得見惟搔  
首踟躕而已以非當進御之時不敢輒見也嬋婉美

也毛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毛傳以城隅彤管為比物取義未安以彤管相貽雅正也靜女而有彤管之法度此則為女之美此則為說懌張氏曰牧牧地多草木根芽如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

贈夫人也歸荑以備齏豆供豆實呂氏曰大過枯楊  
生稊鄭康成作蕝然則所謂蕝者凡草木根芽皆是  
非獨茅也毛傳曰牧田官也蕝茅之始生也本之於  
蕝取其有始有終毛說鑿矣洵信也牧所歸蕝信芳  
美且異今以貽靜女非悅其美矣以其有美德是為  
美人而貽之也毛詩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  
人無德序蓋以是詩居北風新臺之間故以為刺詳  
觀詩辭又非陳古鄭箋義思貽我以賢美之妃以易

無德之夫人而本詩末章辭情未必其然然則安知  
是詩非武公文公之詩乎詩不可以世次定鄭清人  
文公之詩而序於昭公之前觀此可以通矣矧是序  
亦未能知衛君之為何君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蘧篚不鮮新臺有洒河  
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篚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  
之求得此戚施

毛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

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水清曰泚言新臺  
之潔清如之毛傳燕安也婉順也爾雅釋訓曰蘧篠  
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郭注蘧篠之疾不能俯口柔之  
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為名也戚施之疾不能仰  
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方言云簞之粗者謂  
之蘧篠晉語云蘧篠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粗簞  
難於卷曲故不俯之疾似之歟釋詁云鮮善也齊女  
來嫁於伋為安為順本求安順今乃得蘧篠不善指

宣公也宣公求媚婦人故常仰視其顏色佞之歟惡之故比之蘧篠戚施洒即洗字洒掃潔清如洗方言洗音漫洼沔也河水濁故云洗洗歟音漫則與殄叶韻韓詩洒作淮故七罪反而釋文改洒為淮音則不可殄絕也蘇氏曰猶云病而不死也魚網之設欲以得魚而鴻麗之齊女之來本以嫁伋而宣公要之故以為喻離附麗也戚施之喻俯首為恭媚耶心愧而首俯耶是詩深惡淫邪是為思無邪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  
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景補音舉兩切夏侯湛抵疑惠景與清響叶陸機贈  
弟詩絕景與攘攘叶郭璞畢方讚景與炳與上叶炳  
補兩切上是掌切而顏師古糾繆正俗云上有邱音  
炳與景只如今讀未詳害補音暇憇切說見泉水

是詩憂閔二子而卒章曰二子則無瑕矣而亦有害  
也則伋壽爭先為死之狀宛然著見而亦成父之惡

為有害也伋亦可去也是詩大正之道也汎汎其景  
滅沒乎水光之中也二子非舟人乘舟必傾覆取以  
喻之衛宣公為子伋取於齊而美公要之生壽及朔  
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待於隘將殺  
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  
竊其節而先賊殺之伋曰我之求也彼何罪又殺之  
毛詩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言語辭也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四

宋 楊簡 撰

廊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  
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髧徒敢反髧音毛儀補音牛何切周官注儀作義二  
字古皆音俄太元爭首陽氣汎施不偏不頗物與爭

訟各遵其儀周易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古文尚書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陂音坡韓詩儀我也史記槩船待徐廣槩音儀一音俄爾雅鱣魚奇切字或作𩚑天鐵因切白虎通論曰天者身也天之為言鎮也禮統曰天之為言神也

按原本脫此二字

陳也珍也

周易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荀子成相篇參天與人人叶賦篇天與形與成叶屈原九歌沖天

與愁人叶九章薄天與偽名叶漢樂章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班固西都賦當天與順人叶詩二十有三無叶他年切者下同只音紙慝他得反 柏

堅喻堅操不可移改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

按原本脫總字

婦事舅姑不言拂髦則知此髦彼兩髦謂其夫也呂曰儀以夫為法也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貞女不事二夫矢誓也至死誓不他適呼其母曰此天也母不信我乎諒信也不事二夫故

謂夫為特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慝邪也誓不為邪以再嫁為邪也只語辭也毛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埽補音蘇后切道徒厚切史記龜策傳道與紂叶邊  
讓章華賦要道與素肘叶胡廣侍中箴周道與左右  
叶夏侯湛抵疑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  
班固幽通賦賴道與靈茂叶顏師古曰茂合韻莫口  
切周易八太元五皆止用此一讀下同葍古候友本  
又作遘惡亂正也不可道恥也隱也恥正也隱人  
之惡亦正也牆所以限内外今乃有可惡之蒺藜焉  
其惡公子頑之亂内外其意著矣爾雅云蒺藜藜惡

之欲婦去之而不可得而婦也前漢梁王共傳聽中  
葦之言注應劭曰中葦材葦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  
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呂曰中葦蓋閭內  
隱奧之處也中葦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其所可道  
者言之猶醜而況其不可道者乎淫行著矣毛傳曰  
褰除也蓋本釋言然爾雅亦多差按書懷山襄陵贊  
贊褰哉皆訓上詩終日七褰亦訓上此次章叶韻惟  
言有茨束者束而去之也朱曰讀誦言也所可詳者

言之猶長使併言其不可詳者則不勝其多矣毛詩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晬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

然而帝也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緇是絀袞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珈音加佗待何反宜牛何切說文宜古作宐又作窻又作經皆自多而孳易林離之姤曰君臣不和上下失宜宋子突歌儀禮士冠禮辭曰爰字孔嘉髦士攸宜翟音狄翟音轉而下亦與髦叶亦猶關雎芼樂皆音轉而下故亦叶也鬢音軫髻音悌瑱吐殿反掃敕帝反嗟音磋展音戰縹側救反袞音絆顏補音魚堅



切說文以彥得聲宋玉神女賦顏與言叶司馬相如  
大人賦孱顏與連卷叶陸機嘆逝賦顏與然叶郭璞  
江賦顏與鯁叶陶潛讀山海經詩顏與年叶其能

與君子偕老者必如下文所言盛服

按原本  
盛訛魚

其德足

以稱之服之為宜則能與君子偕老今子不淑宜其  
不能與君子偕老云如之何猶俗語云更說甚莫毛  
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之最盛者鄭箋云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毛傳

謂委委行委曲佗佗德平易山無不容河無不潤穿  
鑿幾於可笑鄭無箋諸儒亦牽強委委者首飾所加  
重積歟佗佗積而高歟其高如山其狀之委曲旋環  
者如河補音以羔羊詩委委蛇蛇委蛇沈讀委委蛇  
蛇引易林蜥蛇反離騷委蛇皆音佗唐何切君子偕  
老委佗之義同鄭箋云象服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  
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侯  
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毛傳既不明言

象服之詳鄭亦不過言褕翟闕翟不釋象義意疑若  
舜所云星辰之屬而不敢明言然則服必有所象象  
以象其德而其詳未之聞也孔疏謂以象骨飾服未  
必然也爾雅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釋義不切玼玉  
色褕翟闕翟之首飾有玉焉玼兮玼兮其色之美也  
鬢黑髮也如雲言堆起之狀甚美而似雲也髣髮也  
自矜其鬢髮之美不輕用髣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  
屑輕也毛傳瑱塞耳掃所以摘髮也孔疏云既夕記

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  
為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栴葛屨云佩其象栴是也  
毛傳謂揚眉上廣其釋未安方言目驢瞳之子曰盱  
或謂之揚蓋以瞳子每每揚動故名歟案詩美目揚  
兮子之清揚其言目也昭昭蓋目之美惟揚動乃著  
故以揚為目之美此言目之揚欲言其美之狀而莫  
能而遂繼曰且其面色之暫白也飾貌極其美極其  
嚴盛如天然如帝然以為世間所無如天上人也胡

為乎若是蓋謂其德有以稱此乎否也毛傳曰禮有  
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裳覆也絺之靡者為縐當暑袞  
延之服也鄭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  
之感感者展衣字之誤禮記作禮衣夏則袞衣縐絺  
孔疏云展覆彼縐絺之上是當暑絀去袞延然熱之  
服也袞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絀袞焉所  
以自斂飾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瑳者治玉之謂  
治石謂之瑳則治玉亦謂之瑳矣方治而未磨瑩故

曰縐之狀似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傳謂顏者顏角豐滿方言云頤顏也然有女同車云顏如舜華則謂大體顏色不止於頤展誠也媛淑女也卒章總言服貌如此之美則宜為邦之淑女也而子則不淑毛詩序謂君子偕老刺衛夫人淫亂釋文瑳七我反非當音磋釋文於竹竿巧笑之瑳又七何反即磋音

愛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  
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沫音妹中補音諸良切釋名兄忪亦曰兄章舅忪亦  
曰舅章顏師古糾繆正俗既言中有章音漢書背尊  
章師古注亦云今關中俗呼舅為鍾鍾者章之轉也  
太元成首次五能處中也次六不以讓也班固泗水

高祖碑中與傷叶胡綜大牙賦中與常叶要音邀宮  
補音居王切屈原九歌朱宮與龍堂叶班固泗水張  
敖銘南宮與無疆叶黃香九宮賦宮與綱叶上補音  
辰羊切楚辭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修余兮袿衣  
騎霓兮南上下同簡謂尚猶上也亦有平聲 毛詩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  
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毛  
傳曰爰於也唐蒙菜名爾雅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



兔絲毛傳曰洙衛邑書曰明大命于洙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姜弋庸皆著姓也將為淫奔託名於采唐采麥采葑或曰桑中溱洧幾於勸矣何以思無邪曰此非淫者之辭也刺者之辭也淫者畏人之知託以為采期於幽遠詎敢明言姜弋庸乎使果淫者之辭將敘事實以紀其情縱桑中之地濶遠相期之處或同豈一一皆要見於上宮豈一一皆送於淇水之上豈於姜必託以采唐於弋必託以采麥皆人協韻

爾以是知皆刺者之辭也總言淫者之情狀而非的也故序曰刺奔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朱曰桑間即此篇鄭元注樂記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而朱遂謂桑間即此篇無乃近似而非乎朱殆謂鄭註為非然樂記非

聖人全書其曰鄭衛比於慢者比同也亦曰孔子曰  
思無邪鄭衛在中不敢全言其邪而止曰比於慢此  
疑辭蓋作樂記者未達乎作者之旨所以刺亂非為  
亂也桑中非淫者之辭乃刺者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  
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補音兄虛王切白虎通兄者況也釋名兄荒也故青  
徐人謂兄為荒漢語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急就

章畢稚季昭小兄柳堯舜樂禹湯晉謠曰後十四年  
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楚辭天問兄與長叶易林以  
福為兄與光叶喜為吾兄與觴叶駕迎吾兄與黃叶  
奔奔逋珉切崔駰七依奔與人叶棗據船賦奔與寧  
叶 韓詩傳曰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毛詩傳曰兄謂  
君之兄君國小君毛詩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鄭箋云奔奔彊彊言  
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頑非匹耦觀奔

奔疆彊誠有乘匹之狀詩辭無不若之意蓋言鳥獸  
之行如鶉鵲然首章言兄則刺公子頑頑為惠公之  
庶兄也末章言君則刺宣姜為小君毛傳與韓傳未  
見其異惟衛宏之序有異耳鄭則從衛序今不從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  
與京降觀于桑扈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  
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千

京補音居良切揚子雲交州牧箴京與荒叶班固東  
都賦漢京與永昌叶急就章門戶井竈廡困京棖遑薄  
盧瓦屋梁陳琳武華賦鎬京與大荒叶說文廬與鱸  
以亶得聲皆或從京倝音官田補音地因切顏師古  
急就章注云古者田陳聲相近晉興人之謠曰倝之  
見倝果喪其田漢童謠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易  
林噬嗑之未濟曰徑邪賊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  
龍身為王主田太元失首田與根叶韓愈越裳操田與

臣叶張衡南都賦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脉連堤  
塍相轄淵一均切說見燕燕詩千補音倉新切楚辭  
招魂千與人與侑叶班固西都賦千與門叶劉邵趙  
都賦按原本趙都二字脫千與仁叶易林觀之比駮牝龍身日馭  
三千正用此詩一曰龍趾龍身門眉貧切駮音來

毛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  
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  
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

富焉春秋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左傳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毛詩傳曰定營室也楚宮楚邱之宮也鄭箋曰定星昏中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方將也初也昏中於南方鄭箋謂四方鑿矣宮言大體室言內室揆度日出入以定東西南北乃作宮室而言揆日於作宮室



之後者作詩協韻故交錯為文也爾雅釋天云營室  
謂之定郭璞云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鄭  
謂小雪時孔疏云小雪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  
城楚邱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  
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  
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  
為得時也毛傳曰檇梓屬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  
曰檇爰於也他年於此伐之以為琴瑟餘所用不盡

記毛傳曰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邱也孔疏云知虛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邱故知升漕虛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以望楚邱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邱虛亦不必定言漕虛或登他墟亦可望爾雅釋詁云景大也今陰陽家相地亦先登高遠望見其所善又至其所而審觀之亦善則可矣降觀于桑者桑正其所也即楚宮之址也然後卜孔

疏云終然信善非特當今而已毛傳曰零落也倌人  
主駕者相地定國卜既吉有疎雨焉而遂霽衛人喜  
焉以此雨為神雨零者疎而不驟雨而即止之義也  
惟雨止故命倌人見星而夙駕欲厥明早行也既命  
駕倌人已乃說止於桑田之舍朱云非獨此人誠實  
淵深其所畜之駉牝亦三千矣問國君之富數馬以  
對倏人馬七尺曰駉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  
封衛衛國志云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

按魯僖以下大  
典脫今補入

蝮螭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隣于西  
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  
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詩序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行

按詩序  
行作恥

國人不齒也蝮螭毛傳曰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孔疏云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東方無

在日傍之時隳亦虹也虹非天地之常氣乃陰陽繆感不正之氣而陰為主故常遠日其人道淫佚之氣感之歟衛人猶莫敢指蜚蜚而况淫奔之行乎隳升也朝有崇義暮有卑下義虹見則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矣此宜憂戚有所不忍豈可不由父母之命而淫奔乎乃如之人指淫奔之女懷思婚姻故也幼承父母之誨豈曰淫奔必誨之以善也今而奔焉是大無信必欺詐以行之不知婚姻遲速莫非天命也

以遲故奔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皮補音一讀蒲麋切一讀蒲何切儀一讀魚奇切一讀牛何切為一讀于媯切一讀吾禾切或寢或訛民之訛言開元五經文字皆作譌說文以為得聲史記引書居南交南為正讀為作訛楚辭哀時命

按此嚴忌作非

屈原楚  
詞也

知貪餌之近死兮不如下遊乎清波寧幽隱

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  
於汨羅漢書王莽傳以勸南偽韋昭五戈切為與偽  
皆當有訛音 毛詩序謂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

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序固多  
差繆此序與詩情殊不合是詩所謂無儀無禮豈特  
無禮儀而已哉曰不死何為曰不死何俟俟待也曰  
胡不遄死遄速也觀此辭情蓋深疾淫蕩之甚者也

不觀全章全篇而執一言以為說亦陋甚矣毛傳亦同衛文公誠有禮羣臣肅正而承先君之化淫風未殄猶有如此詩所刺者詩人深疾之情狀甚著相視鼠猶有皮人而無儀此無儀謂淫佚無恥無所藏襲曾不如鼠之有皮猶包括其體也齒猶有所限止人無止蕩然淫肆一無畔岸曾不如鼠之猶有齒卒章體禮則特更韻欲申言深疾淫縱之意故云亦未必果刺在位者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朱曰子子特出之貌李巡曰旄牛尾注於干首鄭箋云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旌來至浚之郊毛傳曰浚衛邑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也程曰素絲

束帛也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李曰干與竹竿字  
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彼旄者子謂賢者賢者有美  
德詩人美之故云旄也畀與也謂卿大夫士之致禮  
於賢者如此不知賢者何以與之何以告之也司常  
云鳥隼為旟析羽為旌又云州里建旟旂車載旌注  
謂旂車王之木路而此詩云干旌者以旌旗通稱歟  
爾雅云注旌首曰旌據州里建旟則自州長而下至  
於宰咸建旟鄭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

按三字  
原本脫  
凡詩

字訛者多鄭說頗通程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春秋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家語云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然則紕之者謂織也程謂素絲所以贈送賢者亦有理但古者幣用元纁而此曰素絲豈周衰古制寔廢而用素孔子刪詩惟取其大體之善不可詳責以古制歟次曰組之豈特取其織組成文之謂乎不然則以組束幣乎鄭謂祝作屬素絲之幣相屬不一歟

傳箋本於爾雅旌旗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纓然首章  
惟言紕又繼曰良馬五之六之為說不通毛傳曰下  
邑曰都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  
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  
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陟彼阿丘言采其  
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

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驅補音祛尤切釋文駟音同陸雲九愍駟與流叶唁

音彥漕音曹補音徂侯切楚詞招隱士禽獸駭兮止

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按原本脫  
楚詞三句

簡謂

即今曹音之轉不能旋反補音反浮嚮切屈原離騷  
經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荀卿賦篇忽乎其極之遠也攝兮其

相逐而反也叩叩今天下之咸蹇也

按原本脫蜀卿賦篇三句

潘岳西

征賦不反與蓬轉叶太元失首反亦與轉叶蟲音盲

補音謨郎切說文以亡得聲行補音戶郎切凡音蓬尤

思之反載馳詩言歸唁衛侯則知衛女後言許人

尤之衆穉且狂則知衛懿公為狄所滅許穆夫人欲

以許救衛而士大夫皆以許國至小而欲救衛如衆

穉幼力至柔弱不量力而往又如狂爾馳驅至漕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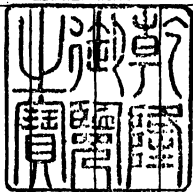
有事實皆所思也念許大夫往衛唁問跋涉我心憂

之殆不如已親往唁也哀閔宗國哀閔兄弟人心之所不能自己者也許大夫既不以我為嘉善我亦不能旋反歸唁矣視爾不以我為臧善我所思安得而不遠嘉善也臧亦善也亦心知父母終於禮不可歸旋濟者自許歸衛當有濟渡也爾既不以我歸唁為臧善我所思安得而不深閔爾雅釋邱云偏高阿邱爾雅為義未盡有卷者阿偏高而阿曲歟蟲貝母藥也治氣結實采蟲欲以療憂鬱之疾我今所懷思亦

善非為惡也大抵人各有心心各有所欲行許人尤之謂衆穉狂莫肯往救我思出而行野行芄芃之麥中徑往控告大邦誰可因之以濟誰可究極救衛之事許大夫君子無尤我爾百致其思不如我徑往控告也之往也所思深闕哀切至是非實行野而往控也毛詩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



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毛傳曰載辭也草行曰  
跋水行曰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謄錄監生臣徐元秀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五

宋 楊簡 著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憇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  
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憇兮赫兮  
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  
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

與於六反又烏報反猗於宜反補音烏何切東方朔

七諫寧元芝兮列樹芋荷

按原本脫此句

橘柚萎枯兮苦李

猗旒徐邈云猗旒詩作猗儺烏可乃可二切簡按王

叔和脉訣云阿阿緩若春陽柳阿猗一通歟烏可切

亦與磋叶間遐板反爾雅作烜毛詩作咍諼况元反

青如字琇音秀瑩音榮又音營會如字簣音責猗於

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

劉曰淇水之旁至今多

美竹他竹弗迨也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  
鳴匪者文章之謂爾雅曰厓內為隩淇奧綠竹有潤  
澤文章之美君子之德似之觀全篇可見大學曰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  
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爾雅盡載大學文大  
學之意謂切磋者師友之力歟至於琢磨則微矣惟  
自修而已他人不能力為也然其自改過用力亦有

如切如磋之意雖師友切磋亦吾心受之非外也而大學太分裂曰此道學也此自修也此恂慄也此威儀也取吾一貫之心而截截然判裂之殊為害道子貢常引此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是之其意蓋謂切之又磋之琢之又磨之由粗至精也瑟其文理之密歟毛傳謂憊寬大也赫烜光輝著見于外也諛詐也妄言也君子文德著見如此終不可得而妄議也毛傳釋諛曰忘誤觀大學之文爾況大學爾雅亦

未必以諛為忘毛傳直言諸侯以石語有未盡瑋瑋  
皆從玉雖石雜究亦玉之類瑋其色之蒼然瑋其光  
之明瑋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以玉皦皦而處  
狀似星也孔疏云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諸  
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為之冬官考工記玉人之  
事圭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  
龍當謂尤尤謂雜色鄭元謂龍瓚將皆雜名色玉多  
則重石多則輕如簀排密也呂和叔云者車箱長四



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  
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以便適  
手憑倚疏不載此說釋文云倚依也於綺反善戲謔  
非大善也愛其人無所不稱其善至於此也毛詩序  
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史記衛釐侯卒  
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與之  
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

美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是為  
武公佐周平戎平王命為公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卒  
又楚語左史倚相責申公子亹曰昔衛武公年數九  
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  
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  
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夫武公  
在位五十五年而卒則其即位之時已四十餘矣其  
兄共伯又長於武公而毛詩序曰衛世子共伯早死

夫年四五十而死亦不可謂蚤死又共伯之妻守義  
不嫁作鄘柏舟之詩畧無禍難之意則序與史所載  
皆可疑審如史記所云則武公乃弑君之賊而大學  
釋其詩曰盛德至善何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  
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  
寤宿永矢弗告

寬補音區權切韓愈閑已賦平寬與賢叶白居易詩

王家庭院寬與天叶簡謂寬音輕清宜枯爰切殆今  
讀寬音之轉自與言叶亦不必枯爰切也與關雎毛  
樂叶君子偕老崔髡叶之類同邁苦禾反過音戈告  
音谷 毛傳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  
爾雅曰高平曰陸山夾水之處迫矣碩人居之自以  
為寬獨寐及寤而言曰永矢弗諼矣諼音喧諼者字  
訛也諼言也鄭箋釋諼曰忘蓋誤從淇奥毛傳不知  
毛傳之已誤也邁韓詩作過意者其草徑歟碩人常

所往來經過歟當與永矢弗過同音凡制字皆有義  
軸旋轉之謂言其步武回旋其中不復他往宿卧也  
歌自樂也離此而之彼曰過今世謂相往來曰相過  
賢者困窮之時有言不信於是退處之義甚明不復  
疑貳故決其辭矢其誓曰弗諼曰弗告亦弗過於彼矣  
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知矢有誓意  
毛詩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  
退而窮處序每失詩旨於此又見此詩自決於退處

豈有刺君之意君雖有過豈可以刺言碩人知時而退正也道也衛宏不知道故其作序率外求其說毛傳亦不言刺莊公以是益驗衛宏作毛詩序漢史可信宏雖多祖毛說而又以己意成之歟

碩人其頡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裼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烝穢黷發發葭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暵

盼補音匹見切按詩與論語作盼毛與釋文作盼說  
文盼從目分孫恂匹覓切又盼恨視也从目兮聲孫  
恂止有胡計切一音毛氏所注許慎所引陸德明所釋  
皆作盼而不作盼以是知變而為盼者殆未遠也又有  
從目從𠂔從目從𠂔皆眠見切按盼盼眇韻陸機高祖  
功臣頌烈烈黜布眈眈其眇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袁宏

三國名臣贊顧盼與變叶義皆當作盼而字乃用盼  
此類所見無慮數十乃無一作盼而其音皆與倩綯  
相叶蓋不用考矣簡按說文引美目盼兮匹覓切活  
如字眾音孤藏呼活反發補末反莢他覽反揭居列  
反毛傳曰頎長貌鄭箋云睽禪也禪音丹衣錦尚  
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太著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  
在塗之所服也說文曰睽榮也榮泉屬中庸曰詩曰  
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春秋左傳曰衛莊公娶於



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  
人也爾雅釋親曰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莫新生曰  
而柔毛傳曰領頸也蝤蛴蝤也爾雅釋蟲云蝤蛴曹  
蝤蛴蝤孫炎曰蝤蛴謂之蝤蛴關東謂之蝤蛴梁益  
之間謂之蝤蛴爾雅又曰蝤蛴蝤孫炎曰蝤木蟲也爾  
雅又曰蝤桑蠹孔疏云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  
爾雅邢昺疏云蝤之在糞土中者名蝤蛴又名蝤蛴  
其在水中者謂之蝤蛴謂之蝤蛴爾雅釋草云蝤蛴

郭曰瓠中辨也詩曰齒如瓠棲毛傳曰螻首額廣而方鄭箋云螻謂蜻蜻也爾雅釋蟲云螻蜻蜻某氏解此云鳴螻螻者也方言云其大者謂之蝈馬其小者謂之麥螻有文者謂之螻爾雅又云蝈馬蝈爾雅注䟽及方言並不言馬螻如蟬而青或黠夜鳴螻螻謂之夜蟬額廣而方所謂螻蜻蜻蝈馬麥螻者豈異名而或大小耶螻螻其眉甚美而著即螻蝈所變者爾雅云蛾羅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為絢兮言其以質素生文不假外物為飾也豈此關  
文耶抑也詩偶同耶毛傳曰教教長貌既已舍于農  
郊農田之間非城邑於是休舍從容徐步自適有若  
遊教之狀歟毛傳曰幘飾也人君以朱纒鑣扇汗且  
以為飾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  
也釋文曰鑣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排沫孔疏云婦  
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第因  
以翟羽為之飾巾車注引此詩翟第盖厭翟也厭於

涉反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朱曰國人樂得以為莊  
公之配故謂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  
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毛傳曰眾魚皆鱣鯉也鮪  
鮪也案爾雅釋魚首鯉鱣故毛傳因以為一魚而郭  
璞註云鯉今赤鯉鱣大魚似鰓而短鼻口在頷下體  
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  
魚然則郭璞以為二魚審訂若是陸璣亦云二魚出  
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

頷下背腹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鮪形似鱸而青黑大者不過七

八尺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發發韓詩作鮪鮪

按鮪

鮪韓詩作鮪

韓詩傳云桀健也伯兮云邦之桀兮則桀亦

有俊傑之義毛詩作有謁殆訛也爾雅釋草云葭蘆

葭亂郭注云蘆葦也亂似葦而小陸璣云亂或謂之

荻鄭箋云庶姜謂姪娣送者宜使大夫而此云庶士

者庶士從大夫而來言其多者毛傳曰揭揭長也

孽言姪娣之多也毛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  
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  
而憂之毛詩序固多謬誤詳觀是詩惟見齊姜始歸  
於衛其聲燄儀物之盛國人說之故叙詠其事至曰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則尤其以衛君新有嘉禮欲其  
與夫人相親之情殊非其後追書其辭氣畧不見其  
有憂閔之意左氏所言亦因言其無子爾未必謂碩  
人之詩以閔莊姜無子而作也此亦猶何彼襁矣叙

言昏姻儀物之盛平正無他衛宏不達平正無邪之道其作序率多贅辭曲為之說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塿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

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  
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  
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  
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絲息之反蚩尺之反貿莫豆反謀音眉邱補音祛奇  
切左氏傳史蘇之言為雷為火為羸敗姬不利行師



敗于宗邱齊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  
壘枯邱楚辭九章邱與時叶易林履之遯邱與時叶  
將七羊反垓俱毀反關補音圭元切橫木持門也易  
林師之允關與泉叶大過之師關與寃叶劉歆遂初  
賦喬關與翩翩叶盧湛覽古詩關與賢叶郭璞客傲  
關與絃叶劉禹錫佛衣銘關與遷叶甚音甚耽補音  
都森反揚子雲兗州牧箴牧野之禽豈能復耽張翰  
雜詩耽與金叶陸雲贈鄭虔季耽與金叶隕于貧切

集韻陞也應瑒正情賦隕與鳴叶湯音傷漸子廉反  
行補音戶郎反簡謂古初宜一音後世欲別其詳故  
有去聲亦可戶浪切亦叶咍許意反又尺二反泮音  
判補音以哉叶思韻 毛傳曰氓民也蚩蚩者泛然  
而來左顧右盼將有所擇而誘心未有所主之狀也  
時女未見誘情未交親故謂之民至於已見誘而情  
親故稱之曰子往往男約女奔後女愧恥而止男復  
至以為問故女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故我心愧而

止庶幾子無怒秋以為期又言我登堽垣以望復關  
復關子所居也堽垣垣之高危者初望不見泣涕漣  
漣後見復關載笑載言明已心在於子情深如此爾  
其卜子或筮子若占體無咎則以爾車來以我賄遺  
我則往矣蓋恥於自往欲其以車來迎將幾也庶幾  
也既有期約於初矣而此猶以卜筮為言者慮男怒  
而不肯也况昏禮有卜筮因為言此似正婚而無  
媒遽誘而交親亦淫泆矣沃若喻色盛情盛之時鳩

食桑甚過則醉桑落黃隕喻色衰情衰耽樂也說解

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為大醜

按樓鑰云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

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無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買絲來即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不比鄭氏之說之害教也毛傳曰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朱曰淇

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棄而歸也罔極言士放蕩無畔岸也貳其行言與其始不同是為二又不止於二

而已又至於三馬言其變改之多朱曰靡不也三歲  
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為勞止曰三歲初為  
婦之三歲其勞動如此其後稍舒緩故止言三歲詩  
曰總角之宴又曰老使我怨則知非三歲而遂棄夙  
興者鷄鳴而起夜寐言未至於夜未嘗寐以惰者常  
有晝寢也朝則明矣言鷄鳴夙興未嘗至於明旦而  
起言語助也既至于今矣乃至于以暴見加矣兄弟  
特不知爾知則啞其笑矣靜而思之惟自傷悼而已

已初謂及爾偕老也至老又使我怨泮水土之際也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皆有涯際可度士心有他婦不  
得士心不復可親茫然莫知所止故前又曰罔極方  
總角相從宴樂言笑和宴相與誓約不止於一日申  
誓堅約重複不已不思其反背也不料其至是也此  
反背誠是未嘗思慮及之今亦無如之何矣亦已焉  
哉已止也今俗語休休之謂也毛詩序曰氓刺時也  
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

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陳曰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呂伯恭取陳說而載之記異哉諸儒之為論也序辭差謬多矣獨此序庶幾焉而陳又從而不可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皆諸儒之故也春秋雖誅魯桓之大逆而亦書其告于廟之合于禮易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正砥詩悔過反正可美之道也聖經明道之書也深知夫人心即道故曰道心

意動情遷始失其道一能反正即復道心人雖至於  
大惡特其昏爾其本心之善未始磨滅諸儒不自信  
已之心故亦不信人之心有能信此心之即道悟百  
姓日用之機則三百篇平正無邪之妙昭如日月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  
笑之嗟佩玉之儺淇水漟漟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萃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韞雖則佩韞能不我狎容兮

遂兮垂帶萃兮

按狎字萃字從韞詩

韞失葉反甲韓詩作狎毛詩作甲甲補音吉協反

按原

本吉誤古

楚辭山鬼篇犀甲與接叶揚子雲太元賦首甲

與裂叶然則狎宜音協爾雅釋草云藿芄蘭郭云

蔓生然則柔弱有童稚之狀案內則男女未冠笄者

佩容臭惟成人佩觿今童子而佩觿毛傳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而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此為戲語以譏也不能知人此反謂能今世戲語以為譏多有此類能不我狎亦同不親羣臣反謂之能亦戲語以譏也容兮自矜自莊之貌遂兮自用自為之貌此幼君自尊大自用不知人不親羣臣宛然可見垂帶萃兮

分

按此萃字本韓詩

因言容貌佩服而及此亦言徒有儀服

其中無德也帶聚而長故曰萃帶不一矧有佩焉益  
可以言萃鞮袂也能射則佩鞮孔疏云禮及詩言決  
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著右手巨指毛詩狎作甲爾  
雅云甲狎也豈作爾雅此篇者不見狎本耶抑本毛  
傳耶毛詩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春秋  
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爾雅釋草曰藿一名芄  
蘭郭璞注云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云一名蘿  
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本草又名女青又白環然女青

終非白環二物相似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衛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

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時河已東南決耶一輩無杭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跋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為終未安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是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毋出與

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  
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  
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推其母  
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  
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抗即古航字亦猶刀後  
世加舟作舫

伯兮  
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

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  
痾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  
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  
憂矣之子無服

帶補音丁計切史記平準書根帶劉伯莊音帶釋名

帶帶也著於衣如物之繫帶也楚辭九歌荷衣兮蕙

帶與逝與際叶漢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  
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易林歸妹之訟帶與戾叶杜  
篤論都賦衿帶與滯叶陸雲贈鄭虔季帶與又叶服  
扶北切 是時婦人閔其君子久役貧無以為衣也  
而諸儒紛紜意度牽合而無據毛傳謂綏綏匹行貌  
之子無室家者宏本毛說而為序曰男女失時喪其  
妃耦鄭同毛說朱又謂綏綏獨行求匹之貌凡是皆  
因夫齊南山之詩曰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有歸



以齊襄與文姜淫故意此詩有狐綏綏亦有為匹之意而不知他無所據周易凡言狐皆取狐疑為義則詩取喻於狐亦狐疑爾齊襄之似雄狐者言雄則知有雌焉言狐則以見心愧于中又欲縱不能止愧赧發於氣貌有遲疑綏綏之狀此有狐不曰雄則無淫匹之意久勞役所其心思家而不在役故有二心而情如狐疑不決之狀亦有遲疑綏綏之貌且氓之詩其未見誘則曰氓爾及既見誘而情親始曰子豈有

情未親而遽稱子者一人失言後學咸從而不可改  
毛傳至以無裳無服為喻穿鑿太甚衛序至於失時  
喪耦之不可合良可發笑失時非喪耦喪耦非失時  
矧序傳差誤備述其前後服役於淇水之上故曰在  
彼淇梁淇厲淇側石絕水曰梁說文厲作砾水中有  
石可履亦危矣故曰厲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  
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

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瓜補音攻乎切說文孤眾呱觚皆以瓜得聲左氏傳  
衛侯夢人之譟曰登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  
良夫叫天無辜易林漸之辭曰窮老獨居莫為種瓜  
急就章遠志續斷參土瓜亭歷桔梗龜骨枯簡案幽  
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玖補音舉里切說文玖石  
之次玉黑色者讀若芭 詳觀木瓜之詩所謂木瓜  
木桃木李與夫瓊琚瑤玖皆為喻爾非實有是物也

而孔叢子言孔子讀詩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未必果聖人之言也孔叢子所載亦有垂戾不可信  
者不止於木瓜也是詩薄來厚往之意至厚也永以  
為好至忠也無非道者正不必究見何人薄來何人  
薄往也衛宏作序推考衛國事狀他無似此者惟齊  
桓封衛衛人必厚報之情故謂此衛人欲厚報齊之  
詩然不思衛人亦何敢為此辭齊施莫大之惠於衛  
奚可比木瓜木桃木李衛人雖思所以報齊而衛方

能國微弱甚矣豈能致厚報過齊桓之所施矧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乃已報之辭非欲報之辭安知非齊桓使公子無虧戍漕之時或城楚邱遺衛車馬器服之時齊人所作之詩衛人得之或衛人歌之故屬之衛耶又安知非士大夫報施之詩耶